

T 2720/0227 (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27 1933

UNIVERSITY OF CHICAGO
ASIAN LIBRARY
1200 EAST ASIAN DRIVE
CHICAGO, ILL. 60607

皇明鴻猷錄卷十五

誅滅岑程

京山 高 命 錄

精雲 鄭 主 茂 門 人 劉 任 校 正

廣西諸土酋族岑氏為大自氣漢李彭俊云同初元

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 高皇帝命岑伯顏

田州府令伯顏為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為岑仲英

子長統次即猛弘治六年猛以失安統率土酋

李賢發兵殺統嗣位未定而賢又殺伯顏子

梧州督府 岑 伯 顏 子 孫 世 襲 三 傳 為 岑 仲 英

皇明鴻猷錄卷十五

京山高岱編輯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侃校正

誅滅岑猛

廣西諸土酋族岑氏為大自叙漢岑彭後云國初元
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其誠設
田州府令伯顏為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為岑溥溥二
子長猊次即猛弘治六年猊以失愛弒溥土目黃驥
李蠻發兵殺猊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構驍以猛奔
梧州督府奏以猛襲其父官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5S 1A5
416 978 2082

皇明鴻猷錄卷十五

東春

府岑濬以兵衛猛入田州濬猛族也亦土官兵力方
雄兩江驥賂濬脇猛令分地畀驥猛不得已從之洎
至田州李蠻拒猛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濬留之不
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以兵徵
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釁十五年十
月濬襲攻陷田州偽以其族子洪守之猛走免十八
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戮之并誅洪改思恩為
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
猛賂劉瑾得復為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
兵威復振稍蚕食傍郡地自廣嘗自言督府有調發

願立功冀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衆譽猛
藉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賊猛兵大肆
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金疏猛功稍遷指揮
同知猛冀復知府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望驕蹇督
府使者又不得曩厚賂多譖猛不法猛亦恃兵力凌
轢隣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盛應期惴猛冀得
猛重賂入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
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不察其故再疏請征猛
制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鎮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
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叅議

胡堯元為監軍督之猛初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寃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鎮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婦翁歸順州知州岑璋以其女失愛于猛素憾之欲乘間擒猛自為功乃誘猛走歸順先是軍門令諸上官有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又恐璋猛婦翁或黨猛召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探其情以復希儀察其部下平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遣說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

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為世讐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為好故以死漏泄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所璋果喜迂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来邪臣默然佯為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濶故迂道来見何嗔也稍語頃吏復嘆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沈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隣壤有所控訴將

逮勘邪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潛然泣下
璋亦泣曰璋死即死耳君何秘不告我臣乃白託君
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驚
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
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為自脫
計即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柰何璋頓首謝曰君實
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猛娶吾女奴視之吾何
暱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如有是心盍自
列於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
舍亟遣人馳詣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

猛自効希儀許之遂陽使使追臣返以其事白鎮鎮
喜乃不備璋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以姻故遣兵千
人助之實為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已
遣千人為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
戰歸順兵先呼敗惑衆田州兵驚潰故希儀擊斬邦
彥及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
三四夕可達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以
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
帳列侍美女地邃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日詭猛曰
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

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来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為變幸緩五日當搜致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為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鵠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為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姦計

也遂飲鵠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邦彥敗死次邦佐出後其族為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兵敗出亡邦彥側室子芝方襁褓匿民間鎔見岑氏弱計田州可滅疏請置流官上從之夷俗憚流官法制多不便亡何田州土酋盧蘇求得邦相遂糾思恩土目王受挾邦相反兩江皆震御史石金至聞前御史與鎔有隙意不直鎔又藩臬諸司素不為鎔所喜者多沮鎔事倡言猛實未死鎔為歸順所欺有自右江來者則言猛已糾安南莫登庸入寇陷思恩矣省城旦暮且不保

靖江諸宗室洶洶以流言欲出奔石金信之遂劾姚
鎮攘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
之 上大怒落鎮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
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討賊時守仁未至鎮候代知思
恩未陷欲徵兵平蘇受自贖乃檄廣西諸司議事有
欲陰沮之者給郵吏發檄東西交誤竄之兩廣皆以
檄誤不至鎮遂不克集兵而守仁代至鎮竟去諸夷
聞守仁至皆憚之守仁顧益自晦事鎮靜見蘇受兵
勢已熾度岑氏不可遂滅以六年七月至南寧使人
招蘇受降約日投見會有造浮言誑蘇受欲取其賄

者蘇受疑懼反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
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皆盡以田
州人守仁不得已皆從之蘇受果陳兵來見守仁數
其罪許以不死論杖一百以全軍法蘇受不釋甲受
杖且田州人杖之守仁諭蘇受使歸候命乃上疏言
思田乂苦兵革民間已不勝况田州外捍交趾縱使
克之置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
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為州治官岑猛至邦相
為判官以盧蘇等為土巡檢別立田寧府設流官知
府統之薦布政使林富為巡撫都指揮張佑為總兵

官 上皆從之乃令邦相歸治田州盧蘇等各蒞任許休之三月徵其兵用田州以平既三月守仁遂移兵并檄盧蘇王受等攻斷藤八寨諸賊蘇受等感守仁恩願效勞勦賊平守仁上言盛稱蘇受等功大獲賞賚時無部侍郎張璉及桂萼等言守仁處田州事非是 上頗疑之會守仁卒林富代為提督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禦竟主守仁前議降田州為州治以邦相為判官富又奏不必更設田寧府治惟命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許以三年得代時邦相年十五六張佑兒子

畜之盧蘇自矜興復功大專橫邦相不能制遂有隙會張佑將代去望邦相厚賂已邦相賄之不滿意佑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乃購得邦彥子芝育之別所邦相時時欲殺芝佑不果代留鎮庇芝得免後佑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陶諧畜之十三年六月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與土目羅玉等伐盧蘇事覺蘇伏甲擒斬羅玉九月盧蘇劫諸土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賂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乃立芝遣歸田州於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隣府諸土官皆不平盧蘇弑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

之蘇走免亂復大作兩江震駭諧遣人諭諸土官曰
邦相實病死盧蘇何與而爾等日相賊害也亡何諧
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皆曰思田苦兵革
久矣 朝廷今復以盧蘇故興問罪之師征伐當何
時已乎朝議下核實副使蕭俛叅議陳大珊當勘議
曰盧蘇稱亂弑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誅當直
叙以聞令立功贖罪耳督府不聽上言邦相不孝奪
其母田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因衆怨殺之 朝廷遂
置蘇不問仍官芝等如故于是兩江土官聞之皆曰
殺人不抵死弑主不加刑吾輩身命皆懸僕隸之手
矣遂莫不解體云

論曰猛專橫則有之實未反守臣不職激使為亂耳
應期固當深罪鎮亦不察何舉事草草也暨猛死欲
易田州為流官猛有子亦當思所以處之如守仁用
為判官之類乃可而遽欲斬其後何以服夷民之心
乎及蘇受稱兵鎮得稍久於其任猶或可平而竟為
僚屬所構陷柰之何哉此舉事之所以貴同寅協恭
也然石金之論劾張邦信等之沮撓豈人臣體國之
忠乎至守仁處蘇受事大涉姑息非所謂殲厥渠魁
脇從罔治也乃見必陳兵杖不免甲豈 朝廷納降

之體乎故雖藉其力平寇而不旋踵致兩江之亂豈非縱奸長惡之繇邪蓋夷酋雖不可繩以中國之法然是非公心則亦有之合諸夷之兵以討共憤之賊何憚一盧蘇邪無亦厭兵革而無任事之臣耳又曰諸夷之敢於稱亂者多以中國檄之從征欲藉其力不免過于驕縱令窺見官兵之脆弱非彼不能成功則亦何憚而不為亂乎故用夷兵如用毒藥然雖暫已病不免餘毒之積非甚不得已病不可輕用也今東南多事動即徵土夷兵用之聞其桀驁又甚曩時矣他日必有受其禍者

再定大同

嘉靖癸巳秋七月虜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為總制都督邵永總兵禦之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于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遏虜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尤酷為捶刑暨役興鎮卒季富子王寶等六七人倡亂衆應者六七十人遂殺瑾倣疏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即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未必悉變脇從宥弗治

渠魁必殲降 璽書責總制巡撫相機撫勦之倣督
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若干人縛以獻時源清駐
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 朝廷處太寬
乃今稔惡戕主帥天討所宜加者五堡遺孽見榜示
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僉事允中檻諸囚
詣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五堡事朝
廷已處分今勿以為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
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囚屬御
史蘇佑訊而遣叅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
倣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為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
無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源
清遣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 王師至夜城
中喊聲作訛言兵來屠城矣羣起為亂倣令允中暨
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黎明源清師至城下
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藉五堡遺孽遂變悍
橫不可制閉城門弗啟少選郤永師至整隊及城亂
兵開門迎敵殺叅將一人倣允中亟馳往諭衆曰城
外屍塞道矣汝尚給我反覆諭不聽倣與允中計曰
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間道
上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

遂劾倣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
殺故源清曰母為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
郎顧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意
吏部以他事謫叅政出綰發憤上䟽自列且指言用
兵失 上悟命復其官王憲謂非大發兵糧勦之不
可乃以江桓總兵擢叅政樊繼祖為大同巡撫繼祖
至陽和與源清議大忤遂上䟽請假金牌單騎入城
諭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聊將北連虜貽患非小
也䟽入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遏城中章䟽又連
䟽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
是其議有 命趣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且令郎中
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水灌之諸叛卒城守益堅乃
大掠城中遣人誘北虜數萬人大舉入寇永帥師與
虜戰失利殺傷甚衆城中叛卒鼓噪以應虜酋長數
十人入城諸叛卒指 代府曰兵退以此謝虜留精
騎相持餘衆分掠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
達 京師中外洶洶 廷議遣使詣九邊募兵益之
源清又䟽請再設總制禦虜已專事攻城輔臣議請
從之 上不許而御劄謂叛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
然非舉城所為郤永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訛傳洗

城以致逆卒劫囚勾虜既云協從不問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地 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若二人不用豈有今日之患今可罪出二臣別遣大臣備虜密擒逆賊之魁庶免老師傷財云劄出中外始知用兵非 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游擊戴廉俱陷城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為內應時指揮馬昇為賊所擁戴威令行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焉遂歃血盟令鎮撫王寧出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告源清源清佯許之令人穴城詐給

票乃水灌之穴者死焉昇大恚恨將不利于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為乃謝病乞解任 上大怒罷斥之乃以張瓚代為總制瓚至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允中于懷仁與議時允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遂入諭慰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 闕呼萬歲書仍進馬昇等陳 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黃鎮等二十四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撫人心郤永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為內

應衆果夜驚繼祖堅臥不起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
宣諭之繼祖乃榜諭城中大發倉粟賑濟稍稍繩以
法亡賴縱恣者搃殺一二人以徇衆稍寧瓚遂馳至
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以次上謁次日張鼓
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賞賚將士城中
乃大定虜聞之亦遠遁瓚還居上谷遙制之事聞
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定賞罰
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 御劄璽書
慰 宗室撫傷殘掩骸骼賑窮乏令守臣捕誅遺惡
雪誣罔乃核激變之由正欺罔之罪差列諸將士功
賞疏上久之徵劉源清卻永下獄源清削藉去永降
級立功贖罪潘倣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
楚書詹榮等各賞賚有差

論曰軍士戕殺主帥 國憲具存付之一獄吏足矣
而何至釀大亂邪倣始論置不問非也源清請討之
良是然鎮靜而徐圖之首惡不過百人耳不可盡捕
論邪乃以攻蠻夷之策而自毀其藩籬鎖鑰之地謬
甚矣廟謨本兵猶可諉之事難遙度也源清受 國
重托乃憤其謀不自己而甘為亂階不恤焉何心也
則其初破宸濠之功豈亦因人成事者乎卻永者固

無論矣 聖明九重乃能獨排羣議深燭邊情 御
劄數語賢於百萬之師真可謂明見萬里哉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張瓚樊繼祖孫允中諸臣亦可謂仰承
德意而忠于謀國者矣

再平蠻寇

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
五年後遺孽漸熾峽南賊尤甚橫江禦人總制都御
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鹽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
計船大小給魚鹽與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權稅然
不得為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金亦謂此法可久

易峽名永通亾何諸蠻緣此益無忌大肆掠奪稍不
愜即殺之因循猖獗遂負固為大寇嘉靖六年王守
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初議檄湖廣土兵誅盧蘇
王受至則蘇受已降無事湖廣兵當回而蘇受初降
亦願立功自贖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八寨賊
猖亂狀請討之七年三月守仁至南寧與諸守臣將
帥議令湖廣僉事汪濬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
及叅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監督湖廣土兵各隨領哨
指揮等官襲勦斷藤峽賊仍分永順兵進勦牛腸等
寨保靖兵進勦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日各至信

地先是各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後聞以蘇受降罷兵又督府駐南寧散遣諸官兵無征勦意及湖廣兵回皆偃旗息鼓賊弛不為備至是官兵突進四面攻圍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據險結寨官兵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賊寨初五日復攻破油磑石壁大陂等巢賊敗奔斷藤峽官兵追擊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餘人官兵從後追擊又敗之前後擒斬首從賊級并俘獲甚衆餘賊潰散奔逸至初十日徧搜山峒無遺還兵至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求

順兵由磐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聞牛腸等寨破滅方據險自固沿途設伏埋簽禦之官兵驟進奮勇夾擊擒斬俘獲甚衆賊奔入永安力山仍恃險結寨乃分兵圍之二十四日各兵四面仰攻賊乃大潰奔諸路者多為防截叅將沈希儀等所擒斬餘賊竄逸通計官兵二次擒斬賊級一千一百餘人俘獲甚衆於是斷藤之賊畧盡先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峽稍遠四月初五日別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田州府

新附立功土目盧蘇王受五千餘衆并官兵嚮道千餘期以二十三日進勦八寨猺賊各兵乘夜銜枚速進至日昧爽抵賊巢突進遂破石門天險兵入賊始驚覺官兵乘勝追擊賊且奔且戰日午四遠驍賊始聚衆二千餘人并勢來拒官兵奮擊之賊既失險奪氣不能支遂大潰賊分道奔入高山據險立寨官兵亦分道追圍之賊據高險下礮石滾木官兵仰攻不便乃夜募死士掩其不備二十四日復攻破古蓬寨二十八日破周安寨五月初一日破古鉢寨初十日破都者峒寨賊大潰防禦諸隘叅將沈希儀等又多

擒斬逸賊有賊千餘奪路走柳慶官兵追及之于橫水江賊爭舟渡舟小賊衆且大風作舟覆盡溺死登岸者不數十人乃分搜山谷間墮巖險死者不可勝計通計前後擒斬幾二千人墮溺死及俘獲者甚衆於是八寨之賊亦盡兩江稍寧守仁經畧撫輯乃班師又疏薦林富為都御史巡撫其地疏上論功褒獎陞賚有差未幾守仁召歸卒于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墨賊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肆猖獗其酋侯勝海者居弩灘為亂指揮潘翰臣聽土目黃貴韋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

廬也勝海弟公丁集衆噪城下殺人十五年五月僉
事鄔閱叅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叅將
沈希儀沮之曰猾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人從
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閱繼武還潯州以千人
往擊賊先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賊已斂跡請立
堡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
守旦不聽六月堡戍閱令黃貴韋香以三百人戍之
許擇取勝海田廬不禁於是諸徭大憤恚邦佐又陰
黨之公丁遂集衆二千入夜寇堡殺戍兵二百餘人
貴香走免旦聞悔之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

諸演䟽其事請討之制曰可閱與繼武以啟釁罷去
亾何旦亦去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經集諸司
議發兵曰諸君度滅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
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
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有據襲而取之曰
勦聲罪討之曰征由張君言勦也由沈君言征也然
今賊為備久矣勦之無功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
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潯人苦之萬達
言之經御史鄒堯臣亦贊之經乃會安遠侯柳珣決
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

狀劫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即論如法雄懼請効力自贖萬達佯庇公丁謂讐家誣之耳乃捕係許訟公丁者數人責其起釁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亦佯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為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郡以事屬叅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乃詒公丁曰得入火以爾為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今分守公新到何不自訴寇堡事繇他徭庶相信也公丁然之隨雄來見汝成復列寃狀汝成曰聞讐家誣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毆公丁一市皆譁游徼并逮入係獄遣雄諭其黨

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諸徭須鞫實坐之若等誠謂公丁寃須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勿以一公丁自取滅亡也諸徭遂言事果自公丁聽論之不敢黨乃檻致公丁軍門磔誅之時十七年冬也汝成乃言之督府謂首惡既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浦周維新孫文綉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同章屬焉以副使蕭晔紀功叅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張經

議欲以少兵勦之畧示威勿深入又欲舍紫荆等處賊藪勿擊翁萬達持不可謂猝勦之必無功返墮損軍威况諸徭恣肆久不大懲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同萬達議督府下諸司議諸司請如萬達言萬達又言之督府曰峽南亦劇賊但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候後經然之乃以十八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荆姜老鼠諸巢朱昇由三等村渡藜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巢凌浦由白沙灣攻大昂小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綠水冲諸巢孫文繡由藤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等由武宣入山攻羅添上峒戚振攻中峒吳同章攻下峒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南北夾擊之賊大窘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首一千二百級賊謂往年據險結巢故被官兵擊破皆殲焉至是不聚結寨惟湯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且曠日又多費糧餉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達等移兵攻羅連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於諸隘險伏械噐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

發之追斬百餘級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
又土目盧蘇受賊賂歛兵縱之湯匿諸山谷人言羅
連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云會平
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徭亦據險弗靖萬達
等移兵勦之三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
南胡姓諸徭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諸徭復平萬達
汝成乃同獻議于督府凡七事一曰編保甲以處新
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四
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六曰處
款兵以慎邊防七曰權商稅以資公費其所謂改州
治以建屯所者蓋王守仁昔平斷藤峽時奏宥岑猛
子岑邦佐罪復為武靖州知州而邦佐蒞任後殘虐
部民為甚又令提調三縣狼民尤被其害今邦佐夷
衆多離散請改州為武靖千戶所擇人任之即以三
縣狼家之族隸焉議上蔡經多採納䟽請行之捷聞
蔡經改左侍郎進秩一級柳珣加宮保暨諸將帥守
臣皆賞賚有差

論曰諸徭雖姦桀鷙悍難靖易亂然方其無事時亦
皆刀耕火種抱布貿絲非若北虜之不可嚮邇者但
諸衛所之臣貪縱者多却慮者少而官府豪猾又多

倚法為姦利得其賄則漏洩機事教誘凌掠而啟其侮不遂所求則訐發陰私誣譖垢釁以激其怒守臣瓜代無常率非久任一信其言或畏事而容奸縱慝或貪功而輕率寡謀瑕釁一開兇殘莫制中止則損威遂事則黷武而兵連禍結至無寧時况諸徭之性如禽獸然非有劑量輕重于死生利害之間也豢養有方彼未嘗不為馴伏一違拂其性則跳梁躑躅羣死不悔而難可化誘招致其勢不至于草薶而禽獮之不已也然豈所謂王者之師 天子好生之德哉故平居無事則當撫之以仁而必不可爽其恩信禍

亂既作則當懲之以威而必不可狃于姑息制馭蠻夷之策豈復有過於此哉今觀嘉靖中二役在守仁則因湖兵歸便而乘不備以襲之在蔡經則因首惡就擒而集大衆以征之皆可謂有功于嶺表矣然能保其勦之必勝而不能保繼者之不擾能保其征之必克而不能保撫者之不乖此所以暴師旅竭府庫不足以貽數十年之安也然則選將帥于亂作之後孰若慎守臣于無事之日哉至田汝成曰藤峽府江為寇雖同治之則異治藤峽宜速治府江宜緩蓋以藤峽可夾攻而賊無所奔潰府江地遐邈而人難得

其要領也汝成親涉其地故其說為有據此又用兵者之所當知云

皇明鴻猷錄卷十五

皇明鴻猷錄卷十六

京山高岱編輯

縉雲鄭文茂門人劉侃校正

勘處安南

安南自宣宗時許黎利封國王後利死子麟嗣正統間麟死子濬嗣天順間濬被篡弟灝嗣弘治間灝死子暉嗣暉死子誼嗣正德間誼被篡國人請以灝庶子凋嗣正德十一年凋稍失政其臣陳曷作亂弑凋首目莫登庸并其子方瀛及黎義昭黎垆等共推凋從子黎諛嗣諛凋伯兄之子也仍率兵討陳曷曷

走死子昇奔諒山路遂據其地自此貢使不通也登庸恃立諛功漸專橫亾何與阮時雍等謀不軌諛恐遇害嘉靖元年七月與其臣鄭綏李垵避居清華府欲率國人討登庸不克登庸與時雍等復立諛庶弟黎慮嗣為國王蓋登庸娶慮母為妻故脇立慮事皆由登庸專決是年 朝廷遣使臣頒改元詔諭安南抵龍州緣陳昇據諒山道梗又其國有內難詔使不入境而還黎諛聞有詔使自清華上書告變不達二年正月黎慮卒或云以鳩故登庸乃立其子猶冒慮名遣使入貢以三年三月至關廣西守臣察其國王

姓名非故拒不納黎諛于清華府三遣陪臣上表告變乞援皆以登庸兵阻未入六年五月登庸乃自立為安南國王僭改元明德時陳昇在諒山不知所終諒山地亦為登庸所據惟黎諛尚據有清華木州馬江老撾等處九年正月登庸傳位于其長子莫方瀛僭大號改元大正登庸偽稱太上皇帝是年九月黎諛卒于清華其臣黎垵鄭江等共推立諛子寧嗣奏入稱世孫其境內或亦自稱國王云其 朝廷原降王印寧稱未失登庸亦有一印其所達中國文移印文亦同真偽莫辯其一偽摹也前此 朝廷以安南

久不朝貢又以改元詔使不達故屢制下兩廣雲南
守臣體勘皆未得要領十年五月兩廣守臣林富仇
鸞雲南守臣汪文盛沐朝輔皆頗知莫登庸篡立事
移文勘訪會黎氏舊臣武文淵等不從登庸率衆奔
雲南沐朝輔納之黎寧于十三年又遣陪臣鄭惟憭
入奏十五年復遣鄭垣賫文赴軍門俱前後至雲南
備列登庸篡弒及寧播遷清華始末甚詳是年朝
廷以皇子生故遣使詔諭天下緣安南事未平獨暫
停安南詔使不遣大學士夏言首請問安南罪制曰
可下群臣議於是廷議紛紛不決禮兵曹多謂莫登

庸弒主僭竊沮逆朝貢法所必討請命將出師群臣
多謂彼中事體未詳師且未宜出申勅邊臣體勘傳
諭如能悔罪許其降順惟戶部侍郎唐胄及諸守臣
謂帝王之于夷狄當以不治治之自安南有內難後
兩廣遂少邊警古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不必罷敝
中國為黎氏復讐上意竟上討罪亦屢勅邊臣勘
報會兩廣雲南諸守臣移文至其國莫登庸先令彼
國諒山衛長慶府各開報國人推立登庸事由并為
登庸乞降然無登庸表疏不可覆驗諸守臣更移文
促之且示征討意登庸父子乃遣其黨范正毅等賫

執公移詣雲南沐朝輔所自列言前國王黎暲被逆臣陳暲殺害無子登庸同諸臣國人推立暲弟黎諛亾何諛被奸人杜溫潤鄭綏輩誘遷清華登庸仍推立諛弟黎應旋自清華迎復黎諛與應俱以病先後卒黎氏無他子嗣應垂死時與群臣議登庸父子有功于國召登庸子莫方瀛入付以印章令嗣主國事遂為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貢者先緣陳昇據諒山為梗後乃值閑關守臣不納耳黎寧乃亂臣沅淦之子冒稱黎姓非黎諛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誣罔多自飾所謂鄭綏誘遷清華即登庸為亂黎諛避

禍出也其謂迎歸黎諛則與黎寧所列黎諛卒于清華者不同迎歸事所必無者至謂黎應病卒屬以印章即劫奪也鳩殺事理或有之沐朝輔乃以黎寧所遣使鄭惟僚鄭垣及莫方瀛所遣使范正毅等并各表疏公移先後遣人伴送至京 朝廷察知莫登庸父子奸偽且雖稱求降而辭不款服又不束身歸罪乃銳意討之先是 朝廷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院學士張治往宣諭未入境召還遂命咸寧侯仇鸞總兵兵部尚書毛伯溫提督戎務往討伯溫等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別集

兵候師期又檄諸司於臨邊諸郡縣儲積糧餉議分
正兵為三哨廣西平祥州為中哨兵四萬人叅政翁
萬達副總兵張經監督之龍州羅回峒為左哨兵一
萬四千人副使鄭宗右叅將李榮監督之思明府思
明州為右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許路都指揮白汝
監督之分竒兵為二哨歸順州為一哨兵一萬四千
人叅政張岳都指揮張輓監督之廣東欽州為一哨
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陳嘉謀叅將高誼監督之又烏
雷山等處為海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涂捷都指揮
武鸞監督之中軍則都指揮董廷玉等率五百人為

親兵共須兵一十二萬餘人又議雲南別集之兵于
蓮花灘分三哨哨各兵二萬一千餘人中哨以副使
鮑象賢都指揮王紹等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
明左哨以副使鄭騶都指揮方策監督而督餉則右
叅政朱方右哨以副使張網都指揮馮立等監督而
督餉則右叅政程旦皆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
盛等經畫既定兵衆漸集馳檄諭安南諸臣民諭以
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
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莫登庸父子來
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令莫登庸父

子果能束身歸罪盡藉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而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于鎮南關近地脩設幕府將臺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海于其國至日登庸與姪莫文明并酋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組係頸詣所設闕庭徒跣匍伏稽首跪上降表復詣軍門匍伏再拜盡藉國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奏被侵四峒境土願以內屬仍請每年給領正朔遵奉舊賜印章

謹獲守以候更定於是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暫令歸國候命伯溫乃與諸守臣聯疏上言安南畏威束身歸罪其黎寧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無以為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而遣人伴送莫文明與諸酋至京上再下廷議從之乃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銀印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山南等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官職襲替黜陟俱聽登庸統理屬轄廣西藩司每歲給與大統曆以奉正朔仍令三歲一貢四峒侵地還屬欽州國中錢

穀甲兵之數不必奏報黎寧仍令守臣勘訪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境土以承宗祀否則已莫文明諸夷使及所遣伴送之人各加賞賚制下莫登庸已死伯溫等復上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乃以嘉靖二十年六月班師論功加毛伯溫太子太保蔡經陞右都御史仇鸞柳珣沐朝輔暨輔臣本兵諸偏裨守臣皆進秩賞賚有差後福海不能綏輯夷衆復為黎寧所逐今黎氏仍據國莫氏竄居廣東境內朝廷亦置不問

論曰四夷不庭固王法所當誅討然 成祖竭天下

之力三犁其庭而竟不能貽數十年之安則其難可知矣今罷數十萬之衆損數百萬之費而博取侏離之使一稽顙于闕庭亡論不克即克何利焉所謂慕虛名而受寔禍也况炎荒萬里之遠勝負兵家之常兵連禍結變起釁生唐玄宗南詔之役豈不明鑒哉故夏言首議之功不如唐胄弭兵之益也夷考當時言囊河套之擾尚未息肩不旋踵而虜蹂山西之境使安南之役不解其何能支邪倘移其力以備西北孰輕重緩急也雖然當時爭先而處強猶足以見國勢之可振乃頃者倭寇內侵數年奔命竭東南之力

而驅之出境且不可得矣尚暇問其來貢否耶此又觀時變者不能不深有慨于斯也

平湖貴苗

湖貴之間有山曰錯爾又曰蠟爾諸苗居之苗古三苗遺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箐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隣四川酉陽而不屬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苗雖分土隸兩省中蟠結竄徙實相藪匿焉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獞不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瀘溪

田供徭役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箐子坪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歛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主奉之興爵返虐苗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日相蔓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蓋銅仁舊土府近改流官所屬皆長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責見戶見戶益多逃亾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挈印逃諸苗悉騷然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不能定上其事嘉靖庚子 朝廷召萬鏜起家為提督副都

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機撫勦鏜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為諸苗所信服足辦此事鏜用為巡捕指揮鎮溪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戶五負所印例委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負千百戶十負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銜不食俸蒞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朝即土指揮少曾為辰州府學生負巧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苗多信之往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朝陰搆亂而兩利其賄苗之無忌應朝實啟之數年恒挾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巡捕益大肆姦利督府監司不悟顧切任

用之征則庇真寇誘殺居民冒功賞撫則挾求重貲多反覆苗實未蒙惠利故功又不成鏜召苗渠魁使來見苗謂必得質始出鏜令千戶某入質苗寨苗魁龍某來見鏜執以聞誅之苗殺其所質千戶某鏜乃厚恤其家復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巢招撫犒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苗魁龍許保給冠帶時湖廣苗以連年被勦故聽撫惟貴州苗雖稍戢然未懲創內實驕橫鏜遂班師 朝廷各論功陞賞召鏜還為刑部尚書未幾苗魁龍許保吳黑苗復猖亂焚劫州縣兩省無寧日嘉靖戊申遷兩

廣總督侍郎張岳為右都御史撫勦之仍開府駐師
辰州岳至集兩省官議衆多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
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亾何
賊復攻陷印江縣治 上降詔切責之岳詢前故知
撫無益又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之其湖廣聽撫諸
苗行令叅政王崇如故撫處崇亦撫綏有方苗遂不
復叛惟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龍許保等猖獗岳乃
大集漢土官兵以嘉靖庚戌九月進兵討之總兵則
沈希儀領兵則叅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
之屏湖廣叅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

規畫時邦憲以印江失事故被論劾 制下當解任
聽理岳歷叙邦憲功次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
二月屢破苗寇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
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
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逃匿林箐凍餓
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
具以捷聞龍許保實未獲遂撤新調兵止留石邦憲
等搜捕首惡嘉靖辛亥二月龍許保吳黑苗復糾合
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劫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
冉玄實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

衛踐更卒戍守時聞苗寇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衙苗寇百餘人佯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及酋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其冉玄助劫思州事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恣橫有司寢不能制既構永保釁又合

酉陽兵攻平茶虐殺無辜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岳至檄使來見不出顧謾語應之岳廉知應朝雖譎不習騎射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為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仇嫉之其族人亦不直也乃託永順宣慰投見于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暨苗寇破仍以計擒杖殺之時諸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石邦憲等懸賞構之

邦憲等密遣使入寨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律吳
旦逞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弔喪誘至別寨
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岳疏聞
誅之諸守臣任轍等欲遂罷兵岳持不可謂吳黑苗
未誅必為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
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羈執親黨盡釋令去密
督諸土官索之至嘉靖壬子八月土官某廉得其處
遣兵劉甫等徑入寨襲斬之持其首出被諸苗欲攘
其功追奪去以火焙令乾歲之索重賞僉事龍遂給
賞仍令土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寔乃賚至軍門岳
始以竣事聞 朝廷集衆議設總督鎮撫其地留岳
為之數年得代去

論曰諸苗叢爾之地耳罄三省之力討之十餘年不
克底寧者豈其用兵之難果如是哉非苗之難克衆
議之難協而事權之難定也萬鎗始集諸路兵亦稍
有斬獲乃見犒賞之惠足以賈諸蠻一時之安即謂
可保無虞輒班師去何厭兵之過也張岳力主用兵
不惑撫守之說而陰沮旁撓因循不決歷三年始收
一戰之功其初不免屢有敗衄者亦其乏素定之謀
而地利之未諳耳然岳於人臣任事之忠可庶幾焉

但庚戌十二月疏報全捷謂已除掃窟穴首惡就擒而辛亥二月賊復出破思州談何容易哉其後必欲得吳黑苗而後罷兵者豈亦有懲于前歟則知狄青不輕信儂智高之死有見哉固後世事君者所當法也

追戮仇鸞

鸞祖仇鉞初為寧夏游擊將軍襲執寘鐸封咸寧伯後以討平河北諸寇功進封侯鉞卒鸞嗣為侯鸞粗暴驚悍人見其敢於當事遂謂勇畧可任嘉靖初總兵征安南不果留鎮兩廣後改鎮甘肅訐奏都御史

曾銑銑坐極刑鸞亦罷二十九年夏六月虜酋俺荅寇大同偵騎報虜不數十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達敗死副總兵林春聞達被圍引兵出援亦敗死虜旋引去事聞逮總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都御史陳耀至京廷杖之耀死杖下宗臯流配諸部將皆論死係獄奪情召尚書翁萬達代宗臯總督未至先以兵部侍郎蘇佑攝其事以趙錦為都御史代耀巡撫起廢加咸寧侯仇鸞宮保總兵鎮守大同八月虜復擁衆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俺荅令別寇宣府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知宣府有備乃

寇薊鎮薊鎮無重關山外即虜境所恃朶顏三衛為藩籬三衛舊得大寧地住牧又歲利入貢賄頗為我捍禦虜不能越三衛寇薊鎮近三衛稍離心多結迤北大虜故虜由其境入犯三衛反陰為之嚮導云虜之東也鸞實使之乃佯奏探知虜東行恐侵薊鎮震驚京師請提兵駐居庸以備不虞十四日虜果寇薊鎮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力禦之十六日虜縱兵自間道抉邊墻入我兵不能禦遂潰薊鎮舊恃三衛捍隔故其兵視他鎮獨寡弱兵部檄保定河間宣府兵援薊州皆未至故虜得入是夕圍順義以保定

兵駐城中城得全虜長驅入內地十七日報至京師傳虜焚通州矣虜實未薄通營通州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分兵抄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之境屠掠城外諸村落甚慘京師聞報始議守禦計檄召諸邊將勤王十八日仇鸞首以大同兵自居庸至十九日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蓋先檄馳來也二鎮兵至人心稍安自是河間宣府大同山西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勤王入衛兵凡七鎮約五萬餘人乃命文武重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隅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貴總督之令城中居民并四方入應武

舉官生登陴列守諸司官屬皆聽王邦瑞委用兵部尚書丁汝夔理戎務署中以楊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戎務營近城衛京師即軍中拜仇鸞為平虜大將軍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命錦衣衛都督陸炳提督皇城諸門并譏察奸細都御史商大節督五城御史巡視防內釁集團營兵不及五六萬人皆老弱游惰分遣京營諸將營于城內外各巷陌間京營兵素未見敵驅之出皆泣不敢前命都御史王儀率兵駐通州宥繫獄故邊將徐仁戴綸等令立功自贖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連日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

時事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聞變即馳至未賫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啟廩發粟則囊橐空餽皆無所需故士饑疲鸞軍無紀律頗驕縱往往入村落反辯髮詐稱虜劫掠民財被捕獲或自詭為遼陽軍虜中呼朵顏為遼陽軍時有聞虜中言遼陽軍實導我来者京城遂訛言遼陽軍叛矣時鸞方被寵任故擒獲大同兵殺掠者不敢輒置之法疏聞上謂大同兵首先入援縱有犯出饑疲令付大將軍撫處而鸞殊不為禁汝夔乃下令禁勿捕大同兵有捕至

反捶捕者故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于虜民間既
訛言遼陽軍叛又見汝夔禁勿捕治殺掠者不知故
遂謂汝夔山東人於遼陽為庇鄉曲乃汝夔周章恐
喪師令諸將勿輕與虜戰諸將逗撓不戰者皆諉言
汝夔禁不發民間聞益歸罪汝夔怨謗大作恚詈遍
衢陌事稍稍聞禁中 上乃切責汝夔并守謙時鸞
稱帥兵禦虜去城實遠不見虜守謙被命防禦京城
營城外東北隅恐衆寡不敵故按兵不戰 上聞謂
鸞遠出禦虜而守謙悞怯不出師故及汝夔皆屢詰
責時虜犯 陵寢殺掠至城下遠出西山致人乘間

為亂者亦衆良鄉以西至保定皆震村落居民多避
入城本兵及諸將又皆觀望不戰且偵候不遠所遣
人率望塵而返其于虜衆寡遠近皆不知鸞不督諸
路進兵仍遣時義時時與虜通許以開馬市冀虜掠
滿載去二十一日虜縱所擄一宦官持嫚書至脇求
入貢詔百官集議闕下皆謂不便罷之時國子司業
趙貞吉獨抗言謂宜報邊帥周尚文功請釋沈束申
理尚文之罪且求為御史佐軍務 上壯之加左諭
德兼監察御史予銀五萬兩令宣慰諸營將士以商
大節言詔募兵有伎勇異等士倍其餉令大節自領

之并領舊隸兵部巡卒別為一軍連日城上列守禦具始畧備二十二日晡時上以大臣連請視朝乃御奉天門朝百官下制切責群臣二十四日以不擊虜故下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獄命王邦瑞攝兵部事以都御史艾希淳代領守謙兵兵戶部堂屬官皆停秩治事以守禦不固逮薊鎮都御史王汝孝以畏懦不戰逮通州都御史王儀儀至下獄削籍去逮汝孝使者道梗未達汝孝復斬獲虜級竟得以後功未減謫戍時虜漸退先以其輜重北去餘衆猶分掠京城外欲西奪白羊口出仇鸞帥諸將兵尾之虜被

白羊守將扼險禦之不得出稍棄牛羊婦女關下擁衆東南還至昌平北猝與鸞軍遇鸞不意虜返倉卒未陣虜騎蹂入我兵不能禦死傷千餘人鸞幾為虜獲以裨將戴綸徐仁救免虜乃奪路東循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諸將不敢逼但徐尾其後時斬獲遺虜數級二十五日京師稍解嚴城外民入避者漸出復故居二十六日汝夔守謙同斬於市曹汝夔仍梟首棄屍妻流嶺南子謫戍遼陽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以議汝夔等獄緩俱逮繫廷杖削秩治事刑科給事中張侃等如例覆讞汝夔

等獄以沮撓逮繫侃仍削籍趙貞吉復命詔謂所賫去銀未區畫輒返又追其前論周尚文沈束事不當以欺誑畏縮下獄廷杖貶嶺南二十八日虜衆盡出虜至邊疲甚又顧戀輜重皆不能軍諸將以白羊之敗兵氣不揚竟不敢逼但尾之出境九月遣戶部侍郎駱顥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胔招集傷創賑貸之鸞及諸將各罷兵歸鎮前後得虜二百餘級鸞自劾追虜無功詔獎諭加太保詔王邦瑞大振京營戎務京營廢弛又衛卒多侵于諸將及中貴之家或死亾者猶按空藉給衣糧充行伍者又皆老弱不任兵

前戶部郎中汪宗凱論劾提督成國公朱希忠不報至是邦瑞復以為言乃罷希忠提督以鸞代之置戎政府始製印章命邦瑞協理為鸞副革去提督內臣鸞恃寵遇所言無不從益驕橫始逐虜時脇取諸邊將及戶部賂入以萬計動則以逗遛稽緩為言故賄之恐後邦瑞承制整飭戎務奏設兵部主事二員給事中御史各一員議多忤鸞意主事申旆恃法不為鸞屈上言京營弊政語稍侵鸞鸞怒密疏入逮旆杖之左遷出鸞又言京營置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不便皆罷之改蘇佑總督宣大改召翁萬達為兵部尚

書久不至以邦瑞代之以趙錦為兵部侍郎協理戎
政命商大節部所募兵經畧都城內外設薊遼總督
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孫禴兵部侍郎未幾
召何棟代禴任設經畧都御史易州以翁萬達至愆
期降授之設駐守昌平都御史召許宗魯為之并前
設通州者為三輔未幾皆罷貶兵部侍郎謝蘭于南
京下職方郎中王尚學獄論減死謫戍罷戶部尚書
李士翱餘罰俸有差以前軍餉不辦故也鸞請召大
同卒五百人于京師賜居第訓練京兵從之又遣官
分道募民兵於畿輔河南山東西每歲集京師團操
防秋畢散去如踐更卒例鸞上言請大舉北征乃遣
使詣諸邊鎮選兵以京營將練之候師期於是諸邊
鎮銳卒皆隸京營將邊地有警諸邊將不得調遣京
營將駐各邊者又多所凌轢且不任邊鎮之責邊臣
屢以為言不報以群臣言詔于京城南築外城不果
後數年築之冬十一月鸞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擣
虜巢歷數月一出近塞夜襲虜營斬老弱數級鸞自
劾詔不問鸞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
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貯積仍督歷歲逋賦時鸞
恃寵所上疏即內批行之不下部議王邦瑞上言

祖宗制凡戎政亾不下本兵議者又屢駁鸞議鸞擠之遂落職罷歸鸞又上言請許虜入貢命諸大臣會議鸞力主其說乃以明年春於宣大開設馬市虜貢馬一匹償以幣若干足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極言開馬市不可且歷數鸞欺罔罪下繼盛獄貶秩邊鄙會史道主開市事于宣大時蘇佑總督宣大主戰史道開馬市宣大主和兵民莫知所從既得入貢乃虜以羸瘠馬多索值且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至朝市暮掠幣未出境虜寇即至并所得羸馬皆掠去虜日駐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為言將士

不敢拒大同三邊垣及諸營堡盡毀壞士卒不復出戍虜長驅至大同城下矣史道上言虜無馬者宜許令以牛羊入市償以粟麥臺諫交章論沮之虜又請于遼東開馬市時許宗魯巡撫遼東乃移書兵部反覆陳不可狀事得寢宣大邊防大潰人皆危之鸞亦恐禍及臺諫復有言其事者鸞密疏上馬市事罷之召史道還制下有復言開馬市者論死然宣大邊防廢竟不可復云三十年虜獲馬市利於宣大薊鎮亦戒嚴京師得無恐鸞漸跋扈索諸邊將賄賂亾厭時時與虜私相結鸞所遣時義與虜俺荅義子脫脫結

為兄弟朝士無不知鸞亂政亡敢言者六月鸞復以
防秋布遣諸將乃徵商大節所部兵自隸仍檄大節
防禦京城四面大節以已列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
執奏巡捕兵舊不隸京營 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鸞
併之又劾鸞包藏禍心鸞上疏排之逮大節論死繫
獄中自是諸司搖手無敢言者三十一年夏鸞大作
威福謂將防秋出行邊請以兵戶工三部侍郎從兵
部主調遣戶部主糧餉工部主器械三侍郎各簡其
屬皆隸鸞幕府其科條煩密法令僭擬動則以軍法
為言詔皆從之於是人心洶洶恐變出不測六月謀

報虜復侵薊邊鸞當出師乃病疽發背七月邊報急
鸞病劇上言輿疾出師請免陛辭從之卒不能出又
無敢言易大將者八月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
上言大將病不能出禦虜印在大將所諸偏裨令不
行自請暫假大將印率師出禦之制下謂本兵不可
出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別遣將將兵禦虜於是錦
即夜至鸞第收鸞印綬別舉總兵陳時為大將佩印
行鸞聞收其印綬大恚憤疽益劇遂死時 上已心
知鸞姦逆未發會鸞所親信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
授錦衣衛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遂以是月十一

日出奔居庸關鞏華城諸處欲叛降虜被關吏及邏者所獲陸炳以疏聞下詔獄鞠之炳乃盡發鸞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上大怒令諸司會鞠之下制暴鸞罪惡剖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侯榮姚江皆斬籍其家沒貲入官諸黨惡皆謫戍邊下詔布告天下虜聞鸞死旋亦引去於是制下凡緣鸞得進官秩者皆奪秩論罪趙錦亦以初附鸞謫戍云

論曰庚戌虜變余親所目覩其事者大抵人徂于宴安吏牽于文法事怠于諉避兵習于惰游虜衆已入古北縉紳尚為長夜之飲承平之弊蓋至此極矣一

聞警報而大小臣工震愕失措兵部按空籍而不知所求戶部守帑廩而不知所散器械必關白而後可給文移必輾轉而後可通至於犒師之費禦虜之具真同兒戲耳豈有折衝應變之畧乎若乃仇鸞以庸暴之資叨非常之寵禦寇則束手無策亂政則矯劫橫生皇上初以專任責成之心望其有委身報主之績而不虞其負國之至此也蓋自其擣巢無功而歸聖心已不能無疑矣然猶惟其言而莫之違者亦駕馭之冀一獲之報耳使少延旦夕之命必不免生赴市曹矣當時或有疑鸞反者余曰鸞不反即反

無足憂撲滅之孤豚腐鼠耳或曰何以知之余曰歷
觀古姦臣反逆者其始皆憑恃寵靈建大功以懾人
心乃可劫人之從鸞總諸路之兵握專閫之柄而不
能少遏孤軍深入之虜此其人豈能反哉其跋扈而
不可嚮邇者不過竊一時之權以肆其毒耳嗚呼鸞
不足責矣使國家有任事之臣 朝廷何至委大權
于狂豎子哉國家養士二百年而緩急一無所恃乃
使姦宄之徒得以亂國干紀群臣何得辭其責也

皇明鴻猷錄卷十六

畢

鴻猷錄後序

高伯宗所為鴻猷錄往年刻諸

蜀中今大司空曾公開府于蜀

業序之詳哉其言之也歲頃曾

公以御史大夫來秣陵出是錄

與薦紳先生之經世者觀覽焉

若將曰明習

國家掌故此其大都即序所謂賢者能識其大者也侍御林君既就業慨焉歎曰江左豈不誠文獻地哉士博雅自喜伯宗書誠得當於述作何可令江左士不知有伯宗仍取而付之剗剗命錫山張令董其役謂不佞紹恤

亦楚產當習伯宗以敘諸末簡余自嘉靖間聞伯宗在郎署以文章節行名高忤輦上貴人出為景王相適不佞父母之國因得與伯宗游日睹記其以經術佐王善其國居或墨墨不自得則杜門著書以托于隱約者欲遂其

志之思寔伯宗之所為筴不朽也先是

肅皇帝起郢中京山齒于赤縣稱首善地故多才伯宗暨其仲若季皆用儒術顯為時聞人無何而仲若季相繼卒伯宗卒于

景王相後且無聞自是高氏陵遲

寢微矣悲夫余惟漢之學士大夫語通達國體誰復如維陽賈生者及其以策干文帝一不用輒傳長沙王竟憤憤以死或謂賈生少年才誠大思以一日究其用直欲凌絳灌諸臣而上之雖賢如文帝然且謙讓未遑則

生之不善用其才也伯宗成進
士也晚且逡巡郎署顛之佞推
魯少文無復少年之習以何狀
得臯坐令放逐如長沙傳也雖
然微窮愁則不能著書自古昔
記之矣士君子蘄以言自見藉
令名位赫赫出其言謂可以塗

天下之耳目而要以必傳第業
弗工非久而名遂湮物者何可
勝數也伯宗下大夫秩耳書成
而藏之名山無所要于世乃今
人與骨皆已朽獨其言在世顧
有桓君山如司空侍御媿媿其
間伯宗鄉所自決策後皆信其

博物君子也真不朽矣余獨惜
伯宗有良史才而不畢殫其技
無論石室金匱之書畧而弗賅
即所持論亦未暇顓意古始以
成獨詣之辯總之不離故實者
則是是錄也儻所謂史氏之嚆
矢也非耶

安陸劉紹恤長欽甫撰







